

15.02

平度文史資料

第二輯

86



政协平度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

平 度 文 史 资 料

第 二 辑

赠 阅

政协平度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一九八六年十一月



憶鄉

我欲登高去遊子望故鄉
重洋渾不見佇立暗神傷

伍仞華僑劉法友有感而作



目 录

“三泊”红枪会的兴起

与小刘家庄的劫难……………陶作杰（1）

吕家集红枪会活动纪实……………吕泽浦（12）

平度东南乡的“铁板会”始末

……………綦世宝等（21）

痛歼日本侵略军的孙家口

伏击战及其前后……………亭兰乡文史组（44）

灭绝人性 惨绝人寰——日本

侵略军在云山洼村暴行目击记

……………王德堂等述 王信整理（61）

为了四十多万斤粮食……………谭振增（70）

斑斑血泪 九死一生——我被

日本侵略军抓“劳工”的回忆

……………王子欣述 张甲训等整理（79）

干部血洗高家庄见闻

……………高京阳述 高洪祥记（94）

- 乘胜长驱 过“海”渡江——带担架营
支前的回忆……………王忠庭（107）
- 悠久历史 锦绣前程——长乐乡祝哥庄
民间翻砂铸造业今昔……王荫义（118）
- 平度县立中学始末……………张俊亭（137）
- 北台村刘氏莹地蟠松……………郭玉桂（160）
- 中共党的早期著名
活动家杨明斋轶事……………张升善（162）
- 我家非一家 胜似骨肉亲
……………盛美训述 宗民明记（176）
- 海外游子 心系祖国——旅居美国纽
约侨胞刘法唐……………万守敬等（190）
- 我终于回到了阔别卅多载的家乡
——从台湾归来的吕至圣先生自述
……………马俊良记录整理（193）
- 我所知道的王尚志……………万 钧（204）
- 孙正之战……………姚轻松（220）

封面铭文系天柱山魏碑拓片

“三泊”红枪会的兴起

与小刘家庄的劫难

陶 作 杰

“三泊”，旧属昌邑县治，位于我县西南部。原是在现在的前楼乡大殷家庄子以南，有一块泊地，地势低洼，常年积水，水中生有一种鱼，无鳞片，其背及腮旁均有利刺，土名“蛤牙”，因此，当地人管叫这泊地为“蛤牙湾”。以此泊湾为中心，分为泊南、泊东、泊北，故名“三泊”。

这“三泊”地方远离昌邑县治，其四周又都是平度县属地。因它既系昌邑县，平度自然不能去管，而昌邑则因边远又不得管，实际成了个“两不管”之处。因而匪众藏聚，所以很早就有人把“三泊”这块昌邑飞地，故意讹称之昌邑“匪地”。尤以民国十五年（1926）前后，军阀混战，兵匪窜扰，断道截路，绑票勒赎等事，遍及“三泊”各村；又加以“三泊”十

年九涝，真是天灾人祸，民不聊生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这一带的群众，便产生了迫于成立自卫组织，抵御匪患的强烈要求。民国十七年，白里村有位清末拔贡生名魏冠千者，在“三泊”首倡组织了“枪会”。枪会，有红枪会、白枪会和黑枪会三种。红枪会又称五门，其会众所使用的扎枪，枪缨是红色，枪头较短而宽，凡入本会者，头戴黄包头，上身穿红兜肚，腰束青扎布；白枪会又称白门，其会众所使用的扎枪，枪缨是白色，枪头稍窄而特长，会员头戴白包头，上身穿青兜肚；黑枪会又称黑门，其会众所使用的扎枪，枪缨是黑色，人人头戴黑包头。红枪会遍及“三泊”各村，也有的村，红、白枪会同时兴起者。它们虽属两个门派，但在抵御匪患方面，却是戮力同心。至于黑枪会，当时，只有在平度县治内的昌许屯等村组织兴起。不管红枪会、白枪会还是黑枪会，其组织者均赋予它以迷信色彩。如：“入会者要心诚专一”，“要吃素，不要亲近女人”等，还要烧香、跪拜祖师爷、“上法”、“吞符”，说是上了“法”，吞了“符”就可以刀枪不入。当时“三泊”各村均有枪会组织，“三泊”周围平度属地的不

少村庄也组织了枪会，这对于防范、打击乱兵、股匪的骚扰发生了一定的作用。

一九二八年春，“三泊”地方的白里村枪会，在魏冠千亲临运筹指挥下，首开了抗“匪捐”一战，大大鼓舞了人心。当时，在距白里村西南十余里处的小召村，驻有一小股匪徒，头子韩某，自称司令。他们无法无天，所到之处，杀人放火，奸淫掳掠，无恶不作，而且随意向附近各村民户，摊派粮米给养和银钱，稍有不称心处，非打即骂，群众忍无可忍。一次，这帮匪徒又向白里村摊派了二百斤白面，并限期缴纳。该村村民和枪会会员迫于无奈，一致要求会首魏冠千，带领大家去小召村除了这一害。魏冠千同大伙商量后，决定抗捐不缴，等他们前来催逼时，以逸待劳，给以痛击。果然不出所料，未几，所谓的韩司令，带着步骑共二十余人，于一天的拂晓前，窜到白里村头。因那时白里村有圩子，先有匪骑绕村转了一圈，见没有能够进村的地方，就命令匪众抬起一块大石头，将村的北圩门撞开，接着，便一齐拥入村里。岂知，红枪会早在作着准备。当匪徒刚来到村头时，枪会会众就开始集合到

村南头的庙院里，随后，一百四十余名枪会会员，在会首魏冠千的指挥下，又迅速分散到全村的各个角落，隐蔽在街口、巷尾、门旁，准备打土匪个措手不及。这时，天刚亮，多数人家的街门还没开，匪徒们只在大街上三三两两地乱窜，正便于下手。枪会会员李相荣、魏同功、魏之讯、李明林、李元奇等，乘其不备，首先撂倒了几个，接着一齐动作起来。匪徒们慌了神，枪也放不响、打不准了，被枪会会员撵着漫街跑，一直厮杀了两个多小时，二十余名匪徒几乎全部丧命。时至半上午，战斗接近尾声。这时，人们才想到：怎么没见着那个所谓的韩司令？原来这韩司令见大势已去，犹如丧家犬似地早就单枪匹马地逃到村南的一个场园里，走投无路，急得在那里团团乱转。尚在少年的魏之讯和魏同功急步追赶过去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几乎在同时，两人从韩匪两侧挺枪就刺。不料，枪杆却被韩匪的两手分别抓住，韩匪一见竟是两个少年，便恶狠狠地骂道：“乳臭未干，自来找死！我结果了你这两个小……”边说，边想把魏之讯和魏同功的扎枪杆攥在一只手里，以便腾出另一只乎掏枪

射击。可是魏之讯、魏同功两人死不放松，韩匪一旦撒手，他俩就会抽枪把他刺死。就在这难解难分的殊死搏斗之际，李迎路赶过来，他举起已战掉了枪头的扎枪杆子，照准韩匪的头顶猛打下去。韩匪躲闪不及，当即被击昏滚下马来，没等他翻身，就被魏之讯、魏同功和李迎路三人围上去乱枪刺死。至此，这股土匪被消灭，除了一大害。这给“三泊”地方的枪会以极大的鼓舞！

一九二八年农历四月，又有匪首王子成（《高密县志》为王志成，诸城人），率匪众数十人占驻崔家集村，不凡日，将崔家集村街面上的店铺抢掠一空，崔家集保卫团及各店铺的自卫枪支也均被其搜缴。他们一直在这一带胡折腾，同时又招聚匪众数百人。他们以崔家集村为据点，朝出夜归，每天派人到泊南二十余村催逼给养，奸淫掳掠，连到崔家集赶集上店者，也屡被抢劫。群众因为深受其害，对之深恶痛疾。于是，这一带的枪会就酝酿给予打击。王匪闻悉后，慑于枪会人多势众，便由崔家集开往高密县境内。这样，一时相安无事。但是，当王子成对他的一千人马经过一番组

织扩充后，于同年农历六月十一日下午，又率匪众由高密返回，再次占驻崔家集。此时，匪众已达千余人，总部驻崔家集街里，其余则分驻在崔家集、郭家庄、王家庄等村。他们一到就派人去附近各村催粮逼款，各村对他们送给的要钱、征粮的条子应接不暇。于是各村枪会便进行串联，准备趁他们立足未稳，马上起而反抗。经过酝酿组织，定于这天（农历六月十一日）的午夜行动，以撞响王家庄庙院里的大钟为号，各村枪会，按照吩咐的路线行动，分东、西两路，从郭家庄、王家庄杀入崔家集，直捣王匪总部。于是，天刚入夜，各村枪会即紧张地动作起来。高家庙子、董家大庄、董家小庄、白里等村的枪会为西路；殷家庄、曹家庄、大殷家庄子、郑家庄子、杨家庄子等村的枪会为东路，各有法师和会长带领，向进攻目标——崔家集村进发；只因行动不统一、不隐蔽，东路枪会会众行至王家庄村北时，即遇上了匪徒哨兵，暴露了目标，被迫提前行动，一时间枪挺刀横，杀声震天。接着，又传来了王家庄庙上的撞钟声，枪会会众越聚越多，从郭家庄、王家庄一齐杀向崔家集街里，匪徒从梦

中惊醒，慌乱地进行抵抗，又加时值黎明之前，天色尚黑，他们情况不明，目标不清，只是无目标地乱放枪。待枪会杀到眼前，他们又心慌手颤，虽然射击不停，但杀伤力甚小，而且有的枪会会员，卧倒跃起，跃起卧倒，勇往直前，匪徒见状，误认为枪会会众，真的都是枪刀不入，皆都肝胆俱裂，竞相奔逃；枪会会众，也自认为“法”、“符”有灵，更加胆壮勇敢，大力冲杀。仅东路的枪会会员，就把王匪千余人杀的人仰马翻，死五十余人，伤者无数。曹家庄枪会会员崔照兰一人，就杀死匪徒十名之多。时至黎明，西路枪会也赶到。这时崔家集村的东南、西北方向，漫地遍野，一片冲杀声。王匪被杀懵了，真是风声鹤唳，草木皆兵，纷纷向西南方向溃退。枪会紧追不放，当追至大蓝村村东时，天已放亮，王子成命令匪徒一齐朝蜂拥冲上来的枪会会众射击，会众立即有五、六人应声倒地。这一来，匪徒见枪会会众并不是枪刀不入，就大胆地站定瞄准射击；枪会会众见不时有人被枪击倒地，顿时大乱，纷纷溃退。匪徒见状，由退却变为进攻，掉转头掩杀过来，一直又追回了崔家集村；并随

即攻进王家庄、郭家庄、崔家集、翟家庄、鲁家庄、殷家庄、高家庙子、董家大庄等村，进行了报复性的烧、杀、抢。群众被杀百余人，伤三十多人，烧毁房屋六百三十余间。特别对崔家集村，逐门挨户搜查，只要发现谁家有扎枪之类的武器，甚至禾叉一般的工具，就将这一家人绑去杀死，这村共被杀害五十余人。枪会的这次行动开始时，曾以敲响王家庄庙上的大生铁钟为号，匪徒则硬说是住庙的道士所为，遂把道人朱云升捉住，又把他的手脚钉在墙上，然后竟把他零刀割死。六月十二日这天上午，上述各村到处是浓烟滚滚，哭喊声一片。这时，枪会会众在小刘家庄重新集结、整顿，大旗高悬，迎风飘扬，王匪见势，未敢轻举妄犯，于当天下午又逃去高密县境内。

“三泊”一带枪会的此次行动，虽然损失惨重，但也使广大会众得到了一次实际的锻炼，有些会众伤亡，却被认为是“心不诚”或“禁忌不严”所致。因此，此战不但没有影响枪会的斗志，而且进一步鼓舞了广大会众的必胜信心。从而，队伍进一步巩固壮大，使这一带的枪会组织进入了全盛时期，土匪对“三泊”地

区的骚扰大大减少。此后不久，“三泊”枪会又参加了攻打盘据平度城的乱兵、土匪之战。当时在城下有红枪会、白枪会、黑枪会、黄枪会、扇子会、红帽子会等十二门聚集，攻城不果而退回，但并无一人伤亡。

翌年（一九二九、民国十八年），农历四月十二日，山东巨匪刘黑七（刘桂棠），率部路经崔家集镇小刘家庄去中庄，当先头部队到达小刘家庄村西时，该村的枪会，关闭圩门，拒之村外。刘部以不骚扰百姓为辞，一要求敞开圩门，借道过去。当时，乱兵、土匪言而无信，小刘家庄的枪会害怕吃亏，坚决不允，并燃放“大抬杆”（一种土火器），轰击刘部的汽车。刘黑七匪部恼羞成怒，决计攻打小刘家庄。他们分路沿昌平河迂回到小刘家庄的村东和村南，趁该村枪会全力防守西圩门之机，从背后杀了过来。刹那间，东、南圩墙有两处被攻破，大股匪兵涌进村里，见人就杀，见房就烧。全村老幼，除从北门突出逃走者外，余皆罹难，前后共有八十余人被杀，全村到处烈火浓烟，尸横血汪，惨状目不忍睹。当小刘家庄与刘匪对峙时，虽曾派人向四处村庄的枪会求

援过，但多是未敢冒然行动；只有李家庄、朱家庄两村的枪会，想紧急聚集以增援小刘家庄；但未等出阵，匪兵就打进村来。结果，这两个村的房屋亦大部被放火焚烧，幸亏群众撤出村外，没造成大的伤亡。

痛定思痛，小刘家庄的劫难，使不少人认识到上“法”、吞“符”并没作用，有勇无谋，只以大刀、扎枪之类，与使用快枪、火炮的匪兵硬拼，犹如以卵击石，难免要吃亏。从此，枪会人心涣散，斗志消沉，虽然在这以后，“三泊”枪会又延续多年，但战斗力远不如以往，尽管还在起着乡民团结御侮自卫的某些作用。

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后，董希瞻组织游击队，又利用枪会为基础，美其名曰“组织群众自卫”，而实际是抽拔壮丁。他兴办了个“马叉会”，说什么：“脱了‘三枪’（红、白、黑三枪会），脱不了一马叉”，就是说不入枪会，就得入其“马叉会”，总之，都是为其组军打仗服务。就这样，一些“法师”受骗，为他效力。后来，在董希瞻部与王尚志部（四纵队）发生摩擦时，还以枪会在前打先锋，使

枪会多次遭受严重伤亡。这些，使人们逐步看清了“庐山真面目”，不再信神敬鬼了，到一九四三年，“三泊”枪会便自动解体。

（本文有关白里村枪会斗争史料，系根据前楼乡魏中京、高洪祥同志的来稿补充整理。）

吕家集红枪会活动纪实

吕 泽 浦

民国十七年（1928）春天，军阀张宗昌战败，沿津浦铁路向北窜逃，其所属的刘志陆、方永昌、顾震、齐鉴平、谢文炳等部，则退据胶东，各霸一方，混战不已，残害百姓，真乃群魔乱舞。这年的四、五月间，他们在平度西北部新河（镇）、朱家一带的掖（县）、平（度）边界地区，你来我往，反复冲杀，各方兵士死伤惨重。在村边、路旁、田间、沟塘……，肢体、腐尸随处可见，喊病、吟伤时有所闻；更有他们胜者霸道，败者贼；再加散兵土匪的骚扰，使这一带村庄深受勒索敲诈和烧杀劫掠之苦。十室九空，不少人流浪在外，无家可归。到处是一派乱哄哄的恐怖气氛，人们处于水深火热的苦难生活之中。

在这种情势下，为了防止兵害匪祸，保家求生，人们都在奔走聚议，于是“枪会”组织便在这一带应运而生，且发展十分迅速。现属